

王國維遺書

此所說說韻書韻之左篇即說天部目五百四十字
餘不知以字音分部乃初自撰尼其部音諸字
中其部音諸字以中其部音諸字
自固非通行之字管論然以此
之比余所解者正也今茲所
輯以漢殘簡之所存楊雄杜林之所說及急就篇所
存韻正字

I215.22
SH7
<2>

王國維遺書

顧廷龍題



本书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

王国维遗书

上海古籍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24号)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插页32 印张207 1/2

1983年9月第一版 198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平装全十六册

G19-1 定价 26.00元

王国维遗书

第一册

上海古籍书店



王 静 安 先 生 遗 像

正字急就三十一章

據皇象本類本三十二章宋太宗御書章六本三十四章多出三章乃後漢人所補

十三字得千九百五十三字除複重字三百三十五尚得千六百

十八字而蒼頡本三千三百字且有複字則急就之字固已踰蒼

頡之半則輯蒼頡者宜莫先於此而乃擬張郭之訓詁存李趙之

本文此余所未解者一也任馬二家蒼頡三倉各自為卷強氏以

下亦每部各加區別然魏晉以後三倉盛行而蒼頡訓纂涉喜卷

斯單行之本李趙之書固得謂之三倉也揚實之書既合於三倉亦遂謂之蒼頡如韋玄嗣涉

喜篇為蒼頡下篇是也故同一字也而或引蒼頡或引三倉又如

顧野玉玉篇殘本所引有蒼頡無三倉司馬貞史記索隱所引有三倉

無蒼頡未必玉篇所引悉為李趙之書索隱所引盡出三倉中下

二卷也。以此分類殊為駢枝。此余所未解二也。倉頡三篇皆四字
為句。二句一韻。由近世敦煌所出隸書殘卷足^前以證之。乃或信古
邱衍野說。謂倉頡十五篇。即說文部目五百四十字。逐^古以收。以入
錄。不知以字音分部。乃初自^行詳見其部首諸字。或中^成所部之字。抽
身。固非通行之字。倉頡無^收之。此余所^以解者。正也。今茲所
輯。以漢殘簡之所存。揚雄杜林之所說。及急就篇所^以倉頡正字。
為上卷。而以揚杜張郭之說。此字者。附焉。其餘諸書所引倉頡三
倉之字。并為下卷。上卷為漢志所錄倉頡之字。下卷則隋志所錄
三倉之字。又別本字與注為二原。書次第不可尋。故仍用孫氏
書例。以說文部目為之編次。取便覽閱。此輯與諸家得失。覽者能

味蔗先生安貧樂

道以書冊自娛手不

釋卷殆漢臺終掃

康之亞欽段玉裁

蕭子亞州州王姓

平生於小學最服膺懋堂先生以為許汝長後一人也顧其手迹傳世甚稀往見高郵王氏藏先生致懷祖觀察手札十許通款為巨觀此紙出唐棣勞氏與乾嘉諸名人致嚴將能書札同在一冊中殆嚴氏物耶味蔗先生抑脩能父事塘之別號耶事函長至後三日付裝成國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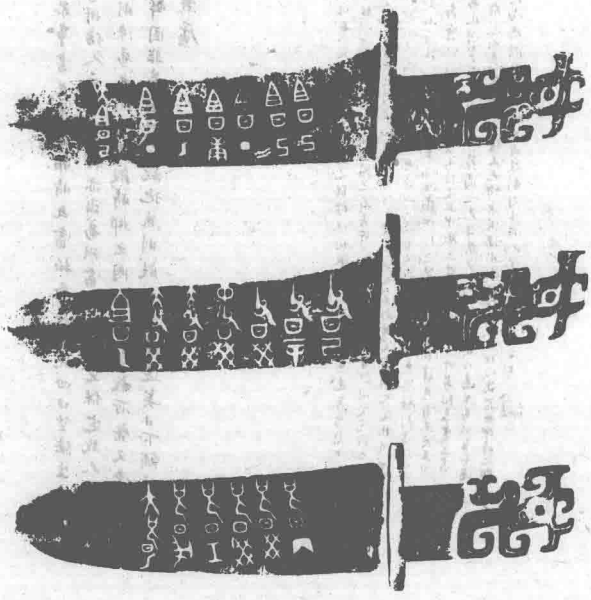


道山書冊自製有示

知氣次玉之寶樂

香句兵

身兵三迫事...
 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
 ...
 ...
 ...
 ...
 ...
 ...
 ...
 ...
 ...

癸亥季夏十九日得雪堂奉事書並遺六朝時瓦當拓本其文凡四曰登法生寺
乃易州新出土者又書言易州俗人云此三句其亦出易州當時即信之保定故人傳
為保定所出知俗人說可信則涿易之間當是殷時邶之國都其聲教所暨又實
遠在其外周封箕子於朝鮮固非蓋猶殷之故地也則殷之疆域遠矣日下鋪時
伯陽父書於履道坊北之泮廬

高句麗三出蓋建清苑之南幽凡祀祖考之石六兄弟六三萬之說碑以相承蓋一碑所書見其書中
所藏一蓋上有中已字三三不字在碑以一蓋亦亦也父之名矣所云大石大石大石謂則人之碑也
長者夫夫即此矣故曰及不及種也之世又書世大同字如世然則此碑亦即世父高祖文之碑也
所謂主人之墓蓋出清苑為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
亦蓋殷之文化時已滿北土矣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
諸名如登法生寺中碑更季德一碑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
古王此子多易天間作有以古者為此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
祇在堂後大碑九五此唐則公書在石人書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蓋其碑之碑也
則那在涿易三不聞則書矣一碑然為為政數四一地其用及制則止而不可及日刊刻矣



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復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

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祕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遺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今先生之書流布於世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衆人所能共喻然則

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劇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末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域故也嗚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後更有來世其間儻亦有能讀先生之書者乎如果有之則其人於先生之書鑽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見先生之人想見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遺恨於一時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歟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六月三日陳寅恪謹序

靜安哲安昆季與予為中表行予自勝衣就傅與哲安同起居
共筆硯靜安在外未一見也迨予游學四方並哲安亦不相見
者幾念載比年暹暑青島哲安適主青大講席過從復密哲安
方謀重梨靜安遺著出以相示屬序其端予與靜安誼親緣慳
靜安蹈海死聞之扼腕二十年來兵戈擾攘國事直洪鑪耳身
際其事安有不毛髮俱燎者靜安殆其一也靜安於學無不窺
其精深博大非予側陋所可稱言惟靜安治曲於舉世不為之
日與予殆有同嗜所惜東西異趣予涉獵而已初無所得而靜
安則窮年兀兀卓然成一家言是可媿耳前此輯集遺著竝此
為三當世學子同預校讎益以家藏舊稿有為時人所未及見
者則謂靜安一生之定本也可謹志數語以歸哲安民國二十
有四年春表第宋春舫

嗚呼自先兄靜安之蹈水日月淹忽蓋九年矣使先兄而在今年六十壽不過中人奈何以沉潛之質與世無競之身不能與海內外學者以鑽研學術相終始國華不學于先兄志業不能究其所止極獨于手足之情四十年離合之感未嘗一日去懷而童穉提攜相與受訓于先君子者尤如影歷歷逼取欲真綜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篤志墳典一本天性而弱冠內外其有承於先君子者尤衆先君子幼值洪楊之變家徒四立仍不廢書史迨幕遊溧陽更稍稍置金石書畫圖籍光緒庚辰先兄生母凌太夫人棄養丁亥先大父嗣鐸公棄養先君遂里居不出以課子自娛發行篋書口授指畫每深夜不輟時先兄才十一年詩文時藝早浴浴成誦復令從同邑陳壽田先生讀月必課駢散文古今體詩若干首是為先兄治詩文之始年十六入州學好史漢三國與褚嘉猷葉宜春陳守謙三君上下議論稱

海寧四子十八丁中日之戰變政議起先君以康梁踈論示先兄先兄於是棄帖括而不為廿二入時務報館兼學東瀛西歐文字好叔本華尼采之書是為先兄治新學之始于譯述外凡整理宋元以來劇曲之稿卒成于其時迨光緒丙午丁未先君子暨先繼母葉太夫人先後棄養先兄與國華為生計所迫南北睽隔相叙遂希會上虞羅叔言參事嘉興沈子培方伯以古學期先兄是為先兄治甲骨金石史地之始嗣後二十年間由古文字而古史而西北民族史地學問著述世所共知行止出處世所共見毋庸國華之絮絮國華之所痛者則在先兄歿後校識之書丹黃猶新中道而廢其間若尚書禮記逸周書爾雅方言廣韻切韻孔子家語穆天子傳世本唐六典水經注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封民見聞錄湛然居士集湖山類稿等用心尤勤此外經典史志唐宋人集亦不下一百餘種使稍假之年從